



范睢蔡澤列傳第二十六

古史四十九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旣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睢亡伏匿更名

姓曰張祿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安平詐爲卒侍稽稽  
問魏有賢人可與俱遊者乎安平曰臣望中有張祿先生  
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稽曰夜與俱來安  
平夜與張祿見稽語未究稽知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  
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稽辭魏去過載睢入秦至湖關望見  
車騎從西來睢曰彼來者爲誰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  
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  
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  
無有又謂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  
之國耳稽曰不敢即別去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  
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

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稽遂與睢入咸陽  
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  
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  
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  
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  
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大  
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  
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  
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睢乃上言  
曰臣聞明王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  
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

不敢當職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  
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  
所愛而罰所惡明王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  
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楛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  
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  
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  
蒸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  
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  
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  
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  
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

尊身禹復生弗能改矣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  
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  
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  
色一語無效請欲斧質於是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  
車召睢於是睢乃得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  
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睢繆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  
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  
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  
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  
敬執賓主之禮睢辭讓是日觀睢之見者群臣莫不洒然  
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跽而請曰先生何

以幸教寡人。唯曰唯唯。有聞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唯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唯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以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然身為

當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子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篳，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

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  
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  
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  
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  
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辛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  
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所以幸  
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  
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唯拜秦  
王亦拜唯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  
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  
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

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  
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  
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  
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  
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唯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  
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  
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  
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  
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  
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  
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君臣之不和也

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齊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比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事之不可因舉兵而伐

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雎爲客卿謀兵事立策後五大夫縮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邪丘雎復說昭王曰策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柰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旱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雎曰益親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

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今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幣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門景宿昔而死李允管趙囚主父於沙丘自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

亦淖齒李允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睢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睢以應號爲應侯時昭王四十一年也睢既相秦秦号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睢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賈於秦睢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



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睢曰臣爲人庸貨須賈息良久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折軸非大車駟馬吾不出睢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睢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輿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責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貊之地唯君死生之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之廟以睢爲有外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

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  
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睢大供具盡  
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臣其  
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日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  
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楚  
匿平原君所睢既相王稽謂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  
可柰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  
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  
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柰  
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使臣卒然填  
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

王稽之忠莫能納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  
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納  
臣之意也昭王召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  
平昭王以為將軍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危者  
一飯之德必償睢眦之怨必報睢相秦二年昭王之四十  
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  
為睢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  
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十日之  
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  
飲數日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相公  
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

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  
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  
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  
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  
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  
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  
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  
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  
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  
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

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  
不敢重爵祿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  
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  
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大怒而自刎  
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  
十二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  
睢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  
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  
鄭安平使將繫趙鄭安平爲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  
睢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昭王恐傷睢意乃下令國中有敢

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睢食物日益厚以順  
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睢日益  
以不懌睢封在汝南旣而陷於韓昭王謂睢曰君亡國亦  
憂之乎睢曰臣不憂也王曰何故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  
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  
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  
與無子同耳吾何憂臣嘗爲梁餘子矣爲餘子之時不憂  
今亡汝南乃與爲梁餘子同也臣何爲憂昭王以爲不然  
以告蒙鰲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卧不便蓆應侯亡地而  
言不憂此豈情也鰲曰臣請得其情因往見睢曰鰲欲  
問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說秦國乎今

得爲秦將將兵以韓之細而顯奪君也鰲尚奚生睢起拜  
之曰願委之卿鰲以報昭王自是睢每言韓事昭王弗聽  
昭王臨朝歎息睢進曰臣聞主憂臣辱臣死今大王  
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  
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  
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  
君旣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  
欲以激勵睢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  
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  
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臯巨肩黉頰

覺鷓鴣脍孳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之乃曰富  
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  
今以往者四十二歲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蠶  
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  
肉富貴四十二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  
塗聞范雎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雎內慙澤乃西  
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雎曰燕客蔡澤天下雄  
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因君而奪君之位雎  
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豈  
懼之且惡能因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刀澤入則揖雎雎回  
不快及見之又倍雎因讓之曰子常自言欲代我相秦寧

有之乎對曰然雎曰請聞其說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  
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  
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雎曰然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  
德得志於天下懷樂勸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  
辯智之期與雎曰然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  
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  
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  
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雎曰然澤  
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具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  
與雎知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執之  
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

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  
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  
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  
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避難然為霸主強國不辭禍  
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  
蓋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  
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  
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  
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  
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  
而不能存彭越齊智而不能定箕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

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  
天下以其君父為僂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  
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  
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  
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  
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  
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  
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事  
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  
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睢曰商君吳起大夫  
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望慈仁任忠悼厚舊故其賢

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  
越王乎睢曰未知何如也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  
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強兵批憲  
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  
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  
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睢曰不若澤曰今主之  
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公之功績愛信  
護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  
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沒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  
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  
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  
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  
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  
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  
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  
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  
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  
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  
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  
天下勇強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  
嚳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  
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

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劔死於杜郵吳起爲楚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

捐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禽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



古史傳卷之五十五  
合 十五  
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以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睢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

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睢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之睢遂稱病篤睢免相昭王新說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蘇子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勲而逐之可也而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姜莊

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絕而唯勇絕之獨不  
愧穎考叔茅焦乎及唯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  
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  
雎蔡澤自為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范雎蔡澤列傳第二十六

樂毅列傳第二十七

古史五十

樂毅其先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封以靈壽羊死  
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  
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有  
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  
燕將報之患國小僻遠力不能致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  
隗以招賢者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  
毅辭讓遂委質為臣昭王以為亞卿當是時齊湣王強南  
敗楚相唐昧於重丘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  
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  
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

昭王問伐齊之事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  
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毅約趙  
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湣王  
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毅還報昭王悉起兵使毅為  
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毅毅於是并護趙楚魏韓  
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獨追至于  
臨菑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莒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毅  
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說親至濟  
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昭王收  
齊國獲以歸而使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毅留徇齊  
三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置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下

會昭王死子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毅及即  
位齊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  
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  
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耳惠王固已疑毅得  
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毅  
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  
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  
甚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惠王後  
悔使騎劫代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恐毅之降趙恐趙  
用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惠王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先  
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

震動寡人豈敢一日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弃群臣寡人  
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  
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  
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  
過將軍之意乎毅報遺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  
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  
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  
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  
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  
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  
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

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  
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  
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  
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  
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  
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  
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  
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  
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  
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珎器盡收入於燕齊器  
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

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弃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弟是也賜之鳩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致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羅毀

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毅子間爲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毅卒於趙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以問間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鄣禽栗腹樂乘樂乘者間之宗也於是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間間旣在趙乃遺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

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  
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信  
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  
民雖亂不若虜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  
寡人不爲君取也間與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  
封乘爲武襄君其明年乘與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  
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乘代廉頗廉頗攻乘乘  
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漢高  
祖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  
曰華成君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  
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

於齊稱賢師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  
安期生安期生教毛萸公毛萸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  
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蘇子曰梁惠王拔趙邯鄲而齊宣王敗之馬陵虜其太子  
申齊湣王滅宋而五國伐齊湣王出死於莒何者無德而  
有功諸侯之所共疾兵之招也故非有功之難而有以保  
其功之難耳樂毅爲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屬  
而歸之燕徇齊五年下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服兵父於  
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  
矣湣王之暴神人之所共弃而伐齊之利諸侯之所共有  
此固毅之本計歟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

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方固然耳廉頗拒王齧於長平  
司馬懿拒諸葛亮於岐山智均力敵雖有小負莫肯先決  
而要之以久使毅不遭惠王之隙以燕齊之衆而臨二城  
磨以歲月雖田單之智將何能爲乎其勢如燕將之守聊  
愈久而愈困耳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  
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樂毅列傳第二十七

